



□ 12  
1326  
8





八  
竹

1326  
8





卷

之

同  
明  
三  
十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氏為

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

數如其佾數天子六六六十八六十六六十四六十二六十八或曰每佾八人

六佾六八四十未詳孰是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

數於象仲象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

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大夫用四

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問八佾



論語集註卷之三



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  
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  
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非  
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  
雙峯饒氏曰忍字有取忍容忍二義而取忍之義為長  
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取忍之忍春秋傳所謂  
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所謂  
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而言後一忍字  
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  
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  
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  
優然自乘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  
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於廟庭此事尚忍為之何事不可忍為之禮樂於廟  
庭其罪不可勝誅此若可忍而不可忍則何事不可  
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不可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  
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孔子為政  
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  
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  
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  
能自安其分不忍以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  
而僭天子之倫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  
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  
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  
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之心○南軒張氏曰忍也曰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忍也曰  
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  
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此而忍為則  
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  
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



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  
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  
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  
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奕取於三家  
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

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

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天子祭者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

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

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

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

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峯饒氏曰上

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

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

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知是言其不仁此章無

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

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事親

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

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

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也是

成王用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禮樂則三

况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

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  
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  
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而下而子孫違之豈  
非周公之衰乎○王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  
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  
乎季氏非僭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  
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  
君其可弑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故權歸而勢得而後  
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  
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  
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  
矣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

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為

吾用矣心既厚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

樂湏中和温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

便不柰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義最親切○慶源輔

氏曰孟子云仁則人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

曰孟子云仁則人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

觀之意○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

不和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見得仁則所作為自

有序而和若此仁心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顛出來安得

有方說得箇仁字全○天○問禮者天理存得這節文樂者天

之方說得箇仁字全○天○問禮者天理存得這節文樂者天

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固是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

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文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

有文但有本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

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

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

也實其本則有末未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

雖胡氏曰須看在此中三字得禮之本則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

痛慘怛當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

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則哀戚必不能盡○行

得皆無室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行

冠昏喪祭皆與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

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

熟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不得已故禮云喪事欲其縱觀爾是

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奢易則過於文儉

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

二者上句汎以其用也當文時不可一禮言儉戚只是禮

之本而已及斯其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

故只是品節斯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禮

後來因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

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過

則反浮其實而後失於其理矣夫禮所以失於其實也

過於儉也



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非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喪過之不遜，易而得者大過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烏瓜尊而抔，蒲侯飲為之簋，籩音甫，籩豆壘音雷，爵之飾反。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

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

汗尊而抔飲，費苦恠反。捭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

耳。汗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黃讀為由。謂搏土為捭也。土鼓，祭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

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

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

哭踊無節。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

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

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

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

而直行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為之哭泣，擗踊所以上面始諸

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







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

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

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

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

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

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林放適能問禮之本

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

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

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亦以心言誠則有此事

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誠則有此事

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

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

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涉

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

時欺抑林放因季氏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

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

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

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伯舞至旅

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歡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

大射曰

一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成三曰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

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峯胡氏曰林放一魯

男子爾猶知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

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故泰山之

時欺抑林放因季氏

之旅而有是問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

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

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

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問自八伯舞至旅

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

一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歡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

大射曰



遜當作讓下同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下而飲謂射  
北而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音立  
飲也射亦如之卒射北而揖揖如射適次反位三耦卒  
命設豐張弓西楹西勝者之第子洗解酌奠于上勝者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  
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  
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立飲卒解坐奠于豐下興  
揖先降所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  
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  
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  
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  
是爭也畢竟為君子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  
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  
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  
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  
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其觀之  
則信乎孟子言射曰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無  
也君子孟子言射曰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無  
爭皆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  
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  
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  
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怨勝已者蓋君子於射若不能  
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  
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練反盼音覓反絢音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此句最有意義夫子絢有  
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皆七句不應倩好  
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論語集注卷三







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孔子曰繪事後素而  
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  
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  
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  
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扶音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  
為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為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聲上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  
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  
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  
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  
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  
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弟也徵知陵證  
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  
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  
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  
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  
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  
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  
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  
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  
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  
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  
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  
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







證當  
作後  
下同

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  
中又失禮焉潛幣元已失禮既故發此歎也慶源輔氏曰魯祭之  
却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  
厲傷之由二王吾舍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  
之典禮儒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文並考之  
祀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禘問  
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  
何宋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  
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後稷  
配之主音有禘有裕諸侯有裕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

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  
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  
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  
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  
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  
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  
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  
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



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  
 所不知也哉其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欲觀之而書譏魯自在其禮於今曰禘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  
 足觀矣蓋歎之也對或曰人之問又曰其說者曰不知則夫  
 可知矣斯乎指其狀則燭理深矣於天是難言爾原也朱子曰  
 諸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是難言爾原也朱子曰  
 知鬼神之指其狀則燭理深矣於天是難言爾原也朱子曰  
 祭祖之祭之甚大如祭遠者若他推稷與上裕祭於太相禘又  
 禮亦是也○禘之意最深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未顯然者祭  
 道不盡其始心至祭其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盡誠  
 得何極况其他與於此感得何况其他治○天自祖宗以來千數  
 有百年只是這天子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甲但法

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始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  
 始祖之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推誠聖人如何得本反始之  
 者易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誠聖人如何得本反始之  
 不是如此深遠非是將高以之推他事自然沛然也○說時  
 則其人見得道不夜鬼神只是處他事自然沛然也○說時  
 地陰陽生死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神也○祭  
 者故郊焉則此天到得治焉則以上感下以謂人感萬而難  
 通者若難能如此問魯何而改禘自時王之命伯禽之受不  
 亦初無難者○此到得治焉則以上感下以謂人感萬而難  
 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禘自時王之命伯禽之受不  
 恐不於天自改之則當請命於天形於人改之否曰是謂之黃氏  
 曰實無妄謂之誠主謂之仁形於人改之否曰是謂之黃氏  
 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誠則祭皆  
 或人誠能敬之况又莫能所當諱乎也其本為遠精微深遠豈  
 仁孝誠何所不至格哉○心而充之真氏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  
 心之誠何所不至格哉○心而充之真氏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







然而無窮。故上祭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其國者，則合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在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自家精神。曰：祖考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氣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這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問：虛空中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即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

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得。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語。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坊記  
記：七日戒，三日齋，祿一人焉，以為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養，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儂音變，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是故郊則天神格，廟

西晉書卷之三十三



謹當作  
慎下同

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有事，事無誠則不實。如祭則有誠，則幽明便交，無誠則不相接。○神者，明也。洋洋如在，惟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於心之誠不誠。不誠，則神不來，誠則神隨之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主，誠則有其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禮源輔氏曰：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如在之實，實理之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以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

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行凡祭

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

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刑祭畢而更設饌

於奧以迎尸也。朱子曰：陞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陞

祀皆然，問五祀皆何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

召公為尸，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設主禮周公祭泰山

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於其處則卑，何也？曰：

更賜氏曰：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

命書卷之六



而祭於神。所極也。祭於其所近於神。止祭於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於與。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也。於與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竈比權臣。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

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言。但當順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朱子曰。緊要是媚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有孔子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竈之言。彼亦雖聞子也。子曰。不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惜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與媚竈皆何所益。蓋管中所有。一有不苟。獲罪於天。則媚



天矣夫欲其媚是亦無不盡者也。斯言即禱何而論之。而所以欲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與德之非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日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勢。猶未使怒雖一直言激觸者不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氣象。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時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弗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

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

從之也。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於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時。以禮之為百王不易之法。非專於不可從也。蓋設使夫子得位。可更略其從。二代之禮。有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則茲充愈矣。○於前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則茲充愈矣。○問前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則茲充愈矣。○若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則茲充愈矣。○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制。與夏時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



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文質得宜。損益非從周未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稱文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

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平。魯公拜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

必賤之時。為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嘗為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鄰人之子是。孔子自必以知禮聞。故或

謹當  
作慎  
下同

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也。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

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不知底更審問。方見聖

聖人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不知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曰。平曰。講學。但聞其名。而不知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所問耳。○問所知焉。似於未識。雖知亦須知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識。雖知亦須知觀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歎人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識焉。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



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覽軒蔡氏曰：聖人聽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不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未嘗之有司，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頃問然。後審也。○吳氏許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亦多此。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夫子少賤，稱許人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皆謂父之子也。○曰：此章頂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駭人之子，而且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新安

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云：射者，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扶尚貫革。故孔子歎之也。○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道不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弘矢之利，以威天下。豈大兇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

論語集注卷之三



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以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也射御古人射要如何正外體直取其不專取其力耳○射御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禮樂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貫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可射也○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出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馬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者示不復專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已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夫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  
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  
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  
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  
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  
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之復，其大體若去羊則固自絕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各祖愛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

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

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程子曰：聖

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

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

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政

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感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

之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

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已各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

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言君

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

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

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夫

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

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

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

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

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

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

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年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

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

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

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離之喻可以

警其君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

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

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

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

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朱子曰此詩音來



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  
不若憂愁而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如此神詩之詞意如樂  
而是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神詩之詞意如樂  
故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也故關雎是樂之卒章  
前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不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  
之流也而非性之汙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  
原其性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聲音  
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聲音  
於曰樂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畧可見矣○慶源輔  
氏曰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如秦洧之詩曰有之外詢  
澤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秦洧之詩曰有之外詢  
詩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譖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  
使之詩最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  
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

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  
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  
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可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先  
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可以  
生晚年再政刑  
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人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  
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於

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  
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樂社於  
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戰栗恐懼宰我又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謹嘗  
作慎

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

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

扶又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

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

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

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在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曰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犬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

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

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

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一以

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

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孟

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

是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

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

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

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



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無能  
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  
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  
脩身為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  
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  
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踰禮犯分兇事都要  
向上不知  
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形旬說苑劉向

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  
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時其信乎內政  
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  
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  
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  
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  
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

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攝兼也家臣不能  
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

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  
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

諸侯內屏大夫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

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註

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  
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



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酢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物不足以致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

正當作巨

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  
宏闊須知我子所為功烈如彼其甲豈肯多然自肆至於  
奢僭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也裏面蓄不得見此  
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也裏面蓄不得見此  
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  
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  
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正諸侯  
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使王兼有天下正諸侯  
皆出於其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  
王道惟其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  
歸於已天子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非但知有伯而不  
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  
在學者身上論之曰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  
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桓公伐楚兵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如  
不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  
不理會蓋緣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  
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  
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  
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

說不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甲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得源輔氏曰犬其功所以甲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慶源輔氏曰犬其功所以甲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  
者謂之才其器之小不能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  
正天而犯禮苟免幸齊而其所成者亦將如周公矣○  
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  
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者亦將如周公矣○  
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為者亦將如周公矣○  
且赤鳥凡功自視欲然况僅以君伯乎然則孔子何  
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劉氏則不足  
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劉氏則不足  
霸者之功為計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  
軌轡之則仲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  
小其器○歐陽氏曰器如物之罪人所受或深或淺其功  
不可証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  
多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字宙之量矣○  
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字宙之量矣○  
厚齋馮氏曰齊桓八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



借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借魯蓋先諸  
國之大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  
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  
仲始早霸圖始陋句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  
熄矣○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  
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借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  
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絕其實故責管  
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  
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

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  
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

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  
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

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  
為聲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  
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  
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成則別而又不  
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  
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  
節始作是初從之以後是明其成是終章有作  
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  
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陳氏曰  
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  
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滋故從  
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



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釋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而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條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

封人祭封人簫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請見之心則非

若沮溺之猶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君子謂當時賢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

自通也天子行經衛邑而封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

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

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勝文公上篇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

警衆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

用金文用木武用金言亂極當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

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

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曰這裏儘好者如何從者

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

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

可考但此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



驗所聞。即其已知。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人。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知。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夫。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

容之所 舜紹堯致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

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

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

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

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疆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之德不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

不見得性是反之影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

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者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

只是和○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勳德武王亦然故未而已



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豈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豈事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與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

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朱子：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若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者，他得失，如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數，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如敬數，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根源，都不可觀之。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不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何觀乎。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



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  
以自效也。○樊峯鏡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  
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  
小節。若無此二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